

# 铜仁“红色故土育新人·教育铸魂传血脉”主题征文活动获奖作品选登

## 木根坡上的红色年轮

江口中学高二(1)班 石妍

我是木根坡寂静山谷里一株不愿醒的枫树。青石板路如铺展的陈旧胭脂胭脂，我散落的层层叶瓣点缀其上，艳得燃着焰火，凉得裹着晨露，凉得裹着晨露。我已全然忘却，我在这寂静山谷里过了几个日月轮序……

于千万人之中，在时间的天涯里，我好似是专为一场遇见在此等候，我不知道何时能够等到。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撞碎了山谷的静气，不似探入者的轻快，倒像是千军万马踏土而来，震得青石板路微微发颤。我用心织就的枫叶绸缎被踏得需需作响，不是杂乱的碎步，倒像是一曲有雨的合音，每一声都叩击着山谷的心跳。蓦然，一身身蓝色军装映入眼帘，我方看清来入——有的眉眼如淬了寒冰的刀，神情肃穆、眼神凌厉。有的额角滚着豆大的汗珠，神色紧张、步伐急促。

我原以为他们只是途经的旅人，但一声撕裂长空般的响炮，将这一切的平静打得粉碎，也宣告了他们的身份——战士！硝烟弥漫山谷，有人疾步而行，有人匍匐前进，有人坚如磐石。无畏的眼神，利落的动作，刚毅的

脊梁，都是宣告——哦，他们在战斗，战斗，一直战斗……子弹或许擦伤过我的枝丫，或者嵌进了我的躯干，可我无痛无觉，或者也是有痛觉的，但我早已无暇顾及，我在寂静的山谷中发出彻骨的呼喊——无畏的战士们，尽管躲在我身后吧，让我的枝与叶，为你们挡一挡这无情的硝烟吧；亲爱的孩子们，尽管依靠我稍作休憩吧，让我的躯与干为你们遮一遮这无尽的弹雨；

突然，一股湿热的气息向我袭来，定睛一看是个穿红军服的少年，他静默靠于我身上，眼睛如雾蒙蒙，心跳如鼓得几乎听不见。我将目光定格在他的脸庞，那是一种死寂灰败的白。刹那的红从额头慢慢溢出，漫过他的眉梢如星光的双眼，滑过稚气未脱的腮颊，继而滴在地上，渗入我扎根的泥土里。我这是这木根坡的枫树，年年长得似火，那火里，跳动着火不褪色的红色血脉。

睡的孩子。然而，孩子再也没有醒来。山风轻轻地吹拂，我的竟无保留地抖落我一身的叶儿，就让我为孩子最后盖一次被子吧。

天边的暮色漫上来，远处终于爆发出发出欢呼，这场漫长的战役终于落幕。落日把山谷染成暖红，我的枝叶在风中簌簌作响，仿佛我在试图擦净红军战士留在衣襟上的血迹。这是“木黄会师”的前夜，我身上散落的每一片枫叶，都是长征岁月的鲜红注脚，藏着万里长征路的一片赤诚。

此后岁岁年年，我的叶儿红了又落，落了又红。我依然是木根坡不起眼的一棵枫树，也是这片蕴藏着红色革命文化的见证者——我见证过战士的鲜血，也见证过胜利的欢呼。这红色血脉滋养了我，我竟也成了一个小“战士”，我坚守在这片土地，我要将那年的故事讲给每一片枫叶听，说给每一路经过的风儿，宣告给每一个踏上石板路的旅人。我这是这木根坡的枫树，年年长得似火，那火里，跳动着火不褪色的红色血脉。

指导老师：袁红

## 那盏煤油灯：

## 我与周逸群的“跨时空对话”

铜仁市第十五中学 杨水珍

在周逸群故居的展柜里，摆着一盏锈迹斑斑的煤油灯，每次作为“红色讲解员”站在它面前，我总觉得能透过玻璃，看到百年前那个在灯下奋笔疾书的青年——而这，源于一个属于我和它的真实故事。

煤油灯的“秘密”

去年春天，学校选拔“红色小小讲解员”，我被分配到周逸群故居的“煤油灯展区”。起初我只是照着讲解词背诵：“这是周逸群1926年在家乡宣传革命思想时用过的煤油灯……”直到有天闭馆后，我偷偷观察它：灯身的铜锈里嵌着细小的划痕，灯芯处的黑渍像凝固的墨点。突然，负责文物修复的李老师告诉我：“这些划痕是当年逸群先生不小心碰的，他总说‘灯可以旧一点，笔不能停’。”

那一刻，我好像摸到了历史的脉搏。我开始查他的日记，发现他在煤油灯下写过《贵州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也写过给家人的家书。灯身里的铜锈里嵌着细小的划痕，灯芯处的黑渍像凝固的墨点。突然，负责文物修复的李老师告诉我：“这些划痕是当年逸群先生不小心碰的，他总说‘灯可以旧一点，笔不能停’。”

煤油灯的“未来式”

但我最清楚的是，无论形式怎么变，煤油灯代表的精神不会变。就像李老师说的那样：“它照亮过革命的路，现在也照亮着你们的路。”作为铜仁的高中生，我们或许成了“红色文化策展人”，让更多人“煤油灯”式的故事被看见。

二、“00后”的传承答卷

为了让更多人看见这盏灯的故事，我和同学做了件“疯狂”的事：把讲解剪成短视频，发到抖音上。没想到，视频火了。评论区里，有人留言：“原来真实的故事，自带穿越岁月的力量。”

二、“00后”的传承答卷

为了让更多人看见这盏灯的故事，我和同学做了件“疯狂”的事：把讲解剪成短视频，发到抖音上。没想到，视频火了。评论区里，有人留言：“原来真实的故事，自带穿越岁月的力量。”

指导老师：董礼玲

## 那一圈紧握的春天

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第二中学 代诗语

会师柏杨村时，我站在那片土地上，阳光穿过青翠的柏叶，洒下点点细碎的光斑。山风拂过耳畔，仿佛听到1934年的集结号声。

黔东南的深秋，远山层林尽染，秋风吹寒意渐浓。空幽的山谷内，偶尔传来几声鸟鸣的啼叫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崎岖的山间小道，突然传来树叶的沙沙声，原来是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正缓缓前行。这是任弼时、萧克、王震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，他们在石阡甘溪遭遇敌军的重兵伏击，此刻早已疲惫不堪。而黄皮肤的小战士脸上伤痕累累，头上浸满鲜血的绷带被腥风一吹，他虚弱地扶着木棍向前迈了一步，眼睛里却闪烁着不灭的火焰。他在寻找一股希望的力量——无光的红三军。

“政委！山道旁那个老妇说，前面就是木黄镇了！”通讯员向任弼时报告道。任弼时点了点头，举起步枪眺望向远处笼罩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的山峰，眉头紧皱，像是凝结着忧虑，又仿佛透露出期待。

木黄镇上，贺龙与关向应正焦急地等待着，他们刚刚派出了多支侦察队，脚步遍及周边山岭。贺龙嘴里叼着烟斗，双目有神：“六军团的同志们一路走肯定吃了许多苦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们，让他们吃上热饭，睡个好觉！”

指导老师：李红丽

## 老枪与残阳

江口县淮阳中学 王敏英

残阳如血，泼洒在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上，给斑驳的树皮镀上一层悲壮的金边。郭二爷坐在树干上，粗糙的掌心反复摩挲着腰间那杆老旧的汉阳造步枪，枪身冰凉，却仿佛还残留着往昔的温度与硝烟味。

现在，我常常对那杆第二号，猛地站起来，解战战事那个儿，郭二爷在村子里已经是18岁健壮小伙。那天下午，村头的瞭望哨突然敲起了铜锣，“当当当”的急促声响，像重锤一样砸在每个村民的心上。正在地里侍弄庄稼的郭二爷，猛地站起来，浑厚的嗓门瞬间迸发出警惕的喊声：“它照亮过革命的路，现在也照亮着你们的路。”作为铜仁的高中生，我们或许成了“红色文化策展人”，让更多人“煤油灯”式的故事被看见。

郭二爷说：“把梁军的精神，翻译成属于Z世代的话语，让红色基因在我们这代人身上，既守得住，又发得着。”

这盏煤油灯，是铜仁红色文化的一个缩影。它让我懂得，传承红色基因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要像逸群先生那样，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，让历史的光，照亮我们的现在与未来。我辈青年，当以这样的“小切口”，书写属于我们的“大担当”。

指导老师：刘慧

会师柏杨村时，我站在那片土地上，阳光穿过青翠的柏叶，洒下点点细碎的光斑。山风拂过耳畔，仿佛听到1934年的集结号声。

黔东南的深秋，远山层林尽染，秋风吹寒意渐浓。空幽的山谷内，偶尔传来几声鸟鸣的啼叫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崎岖的山间小道，突然传来树叶的沙沙声，原来是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正缓缓前行。这是任弼时、萧克、王震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，他们在石阡甘溪遭遇敌军的重兵伏击，此刻早已疲惫不堪。而黄皮肤的小战士脸上伤痕累累，头上浸满鲜血的绷带被腥风一吹，他虚弱地扶着木棍向前迈了一步，眼睛里却闪烁着不灭的火焰。他在寻找一股希望的力量——无光的红三军。

“政委！山道旁那个老妇说，前面就是木黄镇了！”通讯员向任弼时报告道。任弼时点了点头，举起步枪眺望向远处笼罩在晨雾中若隐若现的山峰，眉头紧皱，像是凝结着忧虑，又仿佛透露出期待。

木黄镇上，贺龙与关向应正焦急地等待着，他们刚刚派出了多支侦察队，脚步遍及周边山岭。贺龙嘴里叼着烟斗，双目有神：“六军团的同志们一路走肯定吃了许多苦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们，让他们吃上热饭，睡个好觉！”

现在，我常常对那杆第二号，猛地站起来，解战战事那个儿，郭二爷在村子里已经是18岁健壮小伙。那天下午，村头的瞭望哨突然敲起了铜锣，“当当当”的急促声响，像重锤一样砸在每个村民的心上。正在地里侍弄庄稼的郭二爷，猛地站起来，浑厚的嗓门瞬间迸发出警惕的喊声：“它照亮过革命的路，现在也照亮着你们的路。”作为铜仁的高中生，我们或许成了“红色文化策展人”，让更多人“煤油灯”式的故事被看见。

郭二爷说：“把梁军的精神，翻译成属于Z世代的话语，让红色基因在我们这代人身上，既守得住，又发得着。”

这盏煤油灯，是铜仁红色文化的一个缩影。它让我懂得，传承红色基因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要像逸群先生那样，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，让历史的光，照亮我们的现在与未来。我辈青年，当以这样的“小切口”，书写属于我们的“大担当”。

## 小脚丫寻旷继勋爷爷

思南县思林土家族苗乡金龙小学 林诗琪

我是思南一个山村小学的学生，以前只能在课本里看到“红军”“烈士”的字眼，从没有亲眼见过红军故事里的痕迹。直到上周，班主任杨老师说要带我去思南城里的旷继勋烈士故居，我前一晚激动得差点睡不着。

坐了好久的班车，我们终于到了故居。一进门，院子里的旷继勋烈士雕像就吸引了我——他穿着军装，眼睛亮亮的，好像在看我们。讲解员阿姨带我们走进屋里，旧木床、老书桌，还有玻璃柜里泛黄的手稿，都安安静静地等待着。阿姨说：“旷继勋爷爷当年就在这儿生活、谋划，就想让咱老百姓少受点苦。”

杨老师拉着我的手，指着手稿说：“以前咱们在山村时不到这么细的红军，今天来了，就要好好记。旷继勋爷爷不怕难、爱家乡，这些都要刻在心里。”我点点头，把每一件东西都看得很认真，生怕漏了什么。

离开的时候，我在雕像前敬了队礼。坐在回山村的班车上，风从车窗吹进来，我还在反复回想阿姨讲的每一句话，故居里的每一件老物件——那带着泥土气息的春天。

指导老师：杨春风

## 困牛山，那一声未曾坠落的号角

石阡县第三小学 黄芯苒

抵达困牛山时，暮色正缓缓漫合，山风在山东特有的潮湿空气中静默着，像一群沉默的守望者，注视着山脚下沉落的夕阳。每一步都仿佛踏在时光沉落的肩背上，风过林梢，发出的不是寻常的沙沙声，倒像是一种低沉的、从这片土地传来的喘息。我知道，我脚下的这片土地，曾浸泡过最滚烫的热血，回荡过最决绝的呐喊。

我的目光，最终被那面巨大的悬崖攫住了。它兀自立着，沉默得令人心悸，岩壁上的纹路与凝固的思绪与坚毅。那面旗帜的阻击战就在这里发生。红六军团的前身勇士们，包括像我一样的年轻一代，何为担当，何为担当。这精神，正流淌在今日铜仁乡村振兴的号角里，浸润在新时代青年们的汗水里。

困牛山不语，却诉说了一切。那未曾坠落的号角，将永远在这群山间回响，为我们这些后来者，标注出精神的标高与生命的方向。

指导老师：罗贵容

## 钢笔里的红色记忆

铜仁市第二小学西校区 陈彦辛

我的奶奶有一支钢笔，她总是像守护着什么秘密一样，格外珍惜它。那是一支深蓝色的老式钢笔，笔身上布满了深深浅浅的裂痕，像是岁月的痕迹，也像故事的纹路。奶奶常常把它握在手里，一遍遍地摩挲，目光温柔而深邃，仿佛能穿透时光，看到些什么我不知道的往事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忍不住拉住奶奶的袖子，小声问她：“奶奶，这支钢笔是不是藏着什么秘密呀？您为什么总看它？”奶奶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笑，她轻轻把我拉到身边，握紧那支钢笔，贴在胸前，长长地舒了口气，说：“这里面啊，藏着一个大大的秘密，一个关于信念和希望的故事……”

下面，就是奶奶讲给我的故事——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，故事发生在我奶奶还没出生的时候。她的奶奶，我的太奶奶经历的事，太奶奶那时是村里的村长，虽然年纪不大，却把村子管理得井井有条。虽然抗日烽火连天，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还算平静。直到一支解放军官兵队伍的来到，打破这份宁静。

那是一支特别的女兵队伍，她们中有人还裹着小脚，和太奶奶一样。她们说，自己不是正规红军，只是在这山里艰难有作为，出来走走、散散心。太奶奶热情地接待了她们，留她们在家里住下。

指导老师：樊红

## 最勇敢的“塞枪眼”叔叔

松桃苗族自治县妙隘乡寨石完小 王馨怡

今天的地方课上，石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英雄的故事，故事的主人公叫龙世昌。当老师说出这个名字时，我就想到我们松桃的世昌广场，石老师说了这个名字就是由这个龙世昌英雄叔叔的名。我还不道，这个和爷爷年纪差不多大的叔叔，曾做过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讲到这儿时，声音有点发抖。他说，龙世昌叔叔没有退缩，他站起来，把爆破筒从火力点的洞口塞了进去。敌人急忙把爆破筒推了出来，滚烫的筒身烫得他心都要冒烟了，可他咬着牙，又把爆破筒塞了进去，还用自己的身体死死顶住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徽章虽然变了形，却依然闪亮晶晶的。

石老师说，龙世昌叔叔是苗族，家在贵州的大山里。他小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，喜欢在田埂上跑，喜欢听山里的鸟叫。可在他的21岁那年，为了保护国家，他穿上军装，去了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。

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后，火力点被炸毁了，可龙世昌叔叔再也没有站起来。后来，战友们在废墟里找到他时，他的手指还保持着握紧爆破筒的姿势，胸前的党员